

心與筆的飛躍

李海心

說這次參加文字營對我有心靈治療的功效，應該不為誇張。

我出生就帶著父母的期許，要成長為一名有文化的女孩。這文化氣質將飛揚於白紙黑字間，乘著風夾著電叱咤人心。為了鎖定這心願，母親仿照一位名作家的名字給我命名。因此當我來到這人世間，就體會到母親的愛與母親的期許交雜難分。這交雜的壓力，讓我青少年期充滿挫折、抗拒、憤怒、恐懼，以及逃避。

幼時，我就必需在日記中記下每日心得。成長中的小小年華，只知稻田中的蝌蚪，撈回家或許可以變青蛙；天空中的白雲，可以變成童話中的王子，成為一天中最佳的陪伴。記在日記裡，竟然就是大人喜見的心得。少女懷春時期，也曾吟詩賦詞寫作散文。四處發表的文章，讓母親心想，或許真的生了個才女，驕傲萬分。直到走進了婚姻，發現桌上的菜香，比詩詞更能吸引家人。工作與家庭的忙碌，就這樣成為逃避母親期許的最佳藉口。久了，連自己也不知應為何而提筆。

參加文字營前，原本只想做些翻譯。然而文字營卻規定「心與筆的飛躍」課是必須先修。第一天的課，蘇老師分享自己家人的見證。在蘇伯伯對他孩子們的期許中，挑起我對母親的記憶。蘇伯伯的期許乃是他的孩子們能為神所用，這期許已在他每個孩子身上實現。我不禁愧然自己竟負了母親多年的期許。

那天晚上，蘇老師讓我們欣賞一部文學性高的電影《一路上有你》(Simon Birch)。影片中描述對親人離世的思念，竟與自己思念母親之心如此相似，使我立刻體會到文學所帶來的心靈共鳴。當柏屈揮打出去的球，造成他好友母親意外死亡。傷痛的柏屈站在杳無人跡的橋上，流著淚向她呼喊說「對不起！」他的聲音飄盪在湖上、飄盪在課堂裡、卻震盪在我心中。我偷拭眼角，心中說出多年不敢對母親說的「對不起！」此時思念母親之情，已遠遠超過當年對她的憤怒與抗拒。第二天，蘇老師所放的短片「何伊父子檔馬拉松競賽」又提醒我父愛的深廣。當老何伊推著腦性麻痺的小何伊跑到競賽終點時，我知道無論我是如何的枯泉拙筆，酷愛文學的母親仍然會為我加油到底。她的愛，醫治了愧疚之心。我不再恐懼也無需逃避。

三天下來，我的筆仍枯，但心卻躍動不已。感覺年輕時的浪漫在血管裡快速穿梭。感覺幼時狂野的腳，在課桌下耐不住地輕拍。與心相隔一尺之上的腦，也被雀躍的心沖擊、思量著如何來運用蘇老師所教導的最佳寫作基本練習功 - 「七每」與「十訣」。我想我知道啦！知道我如今提筆乃是為讚美宇宙創造者。數算每日恩典，乃是無盡的靈感泉源。